

1968年

排队拍全家福

♥展华



全家福能将难忘的瞬间定格在方寸之间,是每个人、每个家庭的时代记忆,一帧帧泛黄的全家福存储着曾经灿烂的岁月往事,默默诉说着往昔情怀,见证着历史进程,记录着每个家庭为幸福生活不懈努力奋斗的发展脉络。

我珍藏的这帧黑白全家福跨越了半个多世纪,摄于1968年春节。合影者一共26个人,无论岁数大小、辈分高低,男性一式都是模仿军队干部服装的四个口袋或中山装,女性穿的是花花绿绿或格子裁缝的衣服。而发型也很一致,男理分头,女梳羊角辫,这都是特殊时代的印记,也是贫困的佐证。谁不喜欢把自己打扮得漂亮迷人,穿戴得暖和贵气?可惜,那个年代由于物资匮乏,购买必须凭政府发放的限量布票。

俗话说,“寒在正二月”,正月里海岛天气特别冷。照片中,大人孩子有的没穿袜子,有的光着脚,而我二妹(前排正中祖母抱着的那个)算最风光的,穿着长筒袜,那是祖母的新加坡闺蜜漂洋过海寄回的旧童

袜。我站在倒数第二排右起第二个站位,正青春少年,头戴当年最时髦的仿制军帽。

那个年代,人们精神文化生活与物质生活同样贫乏,看一场一毛多钱的电影都挺不容易,能到照相馆拍张照片是值得炫耀的奢侈事。每年春节,照相馆常出现排长龙拍照的情况。为了拍这张全家福,我们一家排队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。正月里,照相馆工作人员最忙最累,经常要忙到下半夜才能休息。一个家庭拥有的照片越多,越是炫耀的资本,这样的人家都会买个玻璃镜框把大小照片贴在里面,挂在厅堂“头版头条”位置,比当今名家书画更被看重呢!

时代飞速发展,照相业也发生惊天巨变。如今,摄影发烧友扛的是专业的“长枪短炮”,而日常生活中,男女老少随时随地可以用手机拍摄影发抖音,可谓人人都是“摄影师”,照相早已成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。不得不说,我们的日子真的是越过越红火,越来越幸福。

1987年

自行车入镜很抢眼

♥楚娟



这张照片摄于1987年正月初一,那时我不满20岁,爷爷66岁,奶奶63岁,闯入镜头的堂弟才8岁。

俗话说“公婆疼大孙”,作为陈家的长孙女,我从小到都是爷爷奶奶的掌上明珠。据说,我小时候允诺过奶奶,等我参加工作后每个月给她两元,这事奶奶常向亲朋好友“风姑”(闽南话,意为炫耀)。

1987年春节,正值我离厦到福州上军校后的第一个寒假。就在我放假回家前,同村的回乡客前来拜访爷爷,交谈中奶奶获悉他有相机,拜托他初一来给孩子们拍照,对方爽快地答应了。奶奶挨家挨户通知10个孙子孙女一起来合影。第一张自然是我这个长孙女先上。

我们的拍摄地点是当时潘宅生产队的晒谷场,后面的石头房子是爷爷承包的碾米店。抢眼的自行车是堂弟小学考初中拿了第一名,爷爷给的奖励。弟弟爱不释手,非得拿它做背景。

当年这个生产队的晒谷场,看起来又破又旧,却是村民逢年过节聚集的场地。农闲时年轻人在此打篮球,妇女们在此做手工,每隔一段时间还放映露天电影。爷爷的碾米店人气很旺,每天都有人来碾米,

还有慕名而来的远近村民找爷爷寻医问药、接骨把脉。

时光飞逝,三十多年一晃而过。谁能想到,当年破烂不堪的晒谷场和爷爷的碾米店,如今已是繁华的瑞景商业广场生活圈,人声鼎沸,热闹非凡。

昔日一贫如洗的战地前沿小村落,如今已被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、绿草如茵鲜花盛开的公园和中小校园覆盖。

意外闯入镜头的小堂弟拿的是什么呢?很多人乍看还以为是为只鸡。其实,这个贴心的小暖男是想抢在摄影师按下快门前给阿嬷送头巾呢。

时光荏苒,小堂弟如今长得高大帅气又成熟稳重,妥妥的大帅哥。他大学毕业后创业成功,已是颇有成就的民营企业企业家,生意做得风生水起,一年比一年好!他知恩图报、大气大量,懂得感恩并不时回馈社会,是俺老陈家的骄傲。

我的百岁奶奶在不久前驾鹤归去,走得特别安详。我相信,她到天堂和爷爷团聚时,一定会告诉爷爷,在爷爷走后的这18年,她没有受委屈,儿孙绕膝,一直在享清福。

福

《城市副刊》过年往事策划专版
敲万家门

1986年

正月初一看大戏

♥万年青

上世纪八十年代,没有手机和电脑,农村生活枯燥贫乏,过年最大的娱乐消遣莫过于看戏了,逢年过节,村里都会请戏班子唱戏。而我盼望着过年,盼望着看戏,除了喜欢看热闹,更重要的原因是,期盼着能看到阿姊。阿姊是伯伯的长女,艺校毕业后在龙岩市汉剧团工作,只有过年她才会和剧团一起到各个县城巡演。

1986年的春节,我印象特别深刻,唱戏安排在正月初一。傍晚时分,早早吃过晚饭,我和小伙伴拎着板凳来到戏台前,找个自己满意的好位置。好不容易挨到夜幕降临,十里八村的人都赶过来了,戏台前的广场上人声鼎沸,热闹非凡。

锣鼓声响了三通,帷幕徐徐拉开,好戏才开演。只见舞台上那些生、旦、净、末、丑角轮番登场,咿咿呀呀地唱着,台上台下一片欢腾。一场戏两三个钟头,我中途往往坐不住,手攥着大人给的几分、几角钱,直奔观众席后各种小摊,那些甘蔗、米花酥、葵花籽、炒花生、炸糕等零食,引得我垂涎欲滴。钱花出去了,零食吃光了,伙伴们又找来乐子,寻块空地,将鞭炮炸响。

老家所演的戏曲为闽西汉剧,系地方古老戏种,融合当地方言和民间音乐,唱腔婉转动听。我印象最深的是《余太君抗婚》剧中姐妹“游春”“趟马”这场戏。阿姊扮演冰雪聪明、爽朗果敢的杨八姐(如图,后为阿姊),只见台上杨八姐、九妹二人头顶凤冠珠翠,身披绸缎外罩披风,手执稻穗式的彩色马鞭,在舞台上腾跃盘旋,轻盈灵动,生动传神。

夜深了,一阵阵热烈的叫好声后,戏终于演完了。迎着呼啸的寒风,我拎着板凳随着散场的人流慢慢走回家,小手小脸被冻得通红通红的。但听着大人讨论戏剧情节,戏曲里的是非曲直、善恶美丑,让我受益匪浅,更是教会了我做人的道理。

“东巷西巷新月明,南村北村戏鼓声”,看戏不仅丰富了乡村的文化生活,更让庄稼人的生活有了希望,有了盼头。如今,家乡日子越过越好,很多专业正规的大剧团常到村里演出,从过去“有戏看”变为“看好戏”,“这日子真不赖!”乡亲们感慨道,正月里白天晚上都有戏看,一连演数十场,可以一饱眼福,一次看个过瘾。

1992年

有友如芳是我福气

♥叶玉环

福是什么?福是圆满是幸运,是比翼双飞、是心想事成。对于我,福是有友如芳,一路相依相伴三十多载。

搬了好几次家,也十分认同“断舍离”,但有一张照片却一直紧紧跟随我,被我视若珍宝,一藏30年。

这张照片拍于1992年春节,左边是我,右边是我的好朋友芳。作为文学青年的我有几分忧郁气质,而芳则是一脸明亮的微笑。记得那天我们像往常一样结伴走亲访友到莲美街(同安莲花镇政府所在地)时,芳突然提议到照相馆拍张留念一下,因为再过几个月我们都要参加工作,学生时代即将结束。说拍就拍,于是留下这张难得的春节合影。

从1987年成为同桌后,我和芳的友谊就没断过,从青丝到白发,愈久弥坚。1988年我考到福州而芳考到泉州,我们经常互相写信,对对方的玩笑。我自封为“情报局局长”,而芳则是“保密局局长”。其实所谓的情报就是同学间的芝麻蒜皮小事,因为我原是副班长,同学间的联络多些。而芳是最好的倾诉对象,因为她总能守口如瓶。

毕业后我们偶尔见面时,多是我滔滔不绝、天花乱坠地说话,芳则静静地听我说完,三言两语地表达一下观点。过后我总发现,芳的观点非常精辟,冷静而理性,很有操作性,令我很佩服。常四两拨千斤,帮我拨开了心中迷雾。

我们的友谊就像暖瓶,外冷内热。我们保持着电话,经常却不缠人;保持着关注,必要却不密集。偶尔见面聊,经常是我倒豆子似的把压在心中的烦闷之气吐个精光,而



芳总能适时地给我建议。大我1岁的芳很能干,她身段柔软且很有同理心、不纠结、向前看,总能把工作、生活料理得井井有条。

有个周末心血来潮,大中午1点多打电话给芳,“来吧,陪我去干红看三角梅吧。”二话不说,芳立马从海沧出发,一小时后出现在汀溪。也没问那里的景美吗?值得吗?天气会不会太热?要不要改时间?要不要约上其他什么人?我知道,如果我是热烈的火苗,芳一定是清冽的泉,环绕着我,既看着我发光,又防止我灼伤。如果我是狂乱的风,芳一定是那静静的篱笆,给我时间冷静,帮我引导出口。

温柔的芳,是我能想象出来的朋友最好的样子,听我吐槽、陪我直面生命的高光 and 低谷,35年如一日,不远不近。

有友如芳,是我的幸运,是我的福气,也是我必须珍惜的缘分。

1990年

除夕夜父亲笑得很开心

♥季守成

照片中的父亲(右一)笑得很开心,1990年除夕宴后,父亲在厦门给老家的亲人打电话拜年,脸上充满喜悦,站在一旁的是母亲和我的外婆。

妹夫邀请我父母来厦门过年,让双亲感动不已。1990年1月10日,父母亲、妹夫等一行6人乘坐厦航飞机抵达厦门,他们中5人是第一次乘坐飞机,在机场出口处父亲兴奋地讲述乘坐飞机的感受。

我的两个儿子从小由我父母亲带大。1982年3月,我家属随军,离开老家时,父母亲万般不舍地将孙子送到南通港。同年冬天,父亲耐不住寂寞,不顾严寒,来厦门看孙子。他只身乘坐长江轮船,中转两次火车,历经三天三夜,到达厦门时,几乎瘫倒在地。

这次来厦门,有厨艺高超的小女婿随行,他底气十足,买了两只“海门山羊”腿,除夕宴上地道的青菜红烧羊肉,热气氤氲,端上餐桌,让在厦门工作的我们吃上久违的家乡味!餐毕,他余兴未消,拿起电话,给家乡亲人打电话拜年。

当时在厦门过年,45平方米的两居室,10人同住,其乐融



融。我借来一块床铺板,白天推到床底下,晚上拉出来,置于床前,铺上被褥,父亲与三个孩子睡在一起。孩子们闹着玩,玩躲猫猫;听爷爷讲家乡捉麻雀、钓鱼、抓螃蟹等趣事。父亲与他们玩在一起,像个小孩子,无比开心。狭小的空间,使人之间的距离更近,在那种氛围中活出了生活的温馨。

春晚节目开始了,父亲还在电话旁眉飞色舞地讲述来厦门过年的见闻。我侧听到他正在与大妹妹侃大山,讲的是他登上鼓浪屿的日光岩;看了胡里山大炮;穿过乡村小路,到何厝海边看金门等。在我的记忆中,那个春节父亲过得最开心!这就是幸福最好的模样。

1997年

一家不圆万家圆

♥张继辉

1997年春节,是我在部队过的第一个春节,也是我第一次不在父母身边过年。

部队驻地于闽清县城附近,营房沿着闽江北岸依山而建。经过两个多月紧张有序的适应性训练,我们终于迎来了军旅生涯最重要的时刻——授衔。记得在除夕前一天的授衔仪式上,营长刚劲浑厚的声音一直在礼堂回响:“全体新兵同志们,你们光荣地佩戴上了列兵军衔,就代表从今天开始,你们已经成为一名合格的解放军战士了……”营长说授衔是给我们新兵最好的新年礼物。

吃年夜饭的时候,营区响起隆隆鞭炮声,食堂里一片欢声笑语,每个餐桌上的饭菜都被吃了个底朝天。

都说新兵过年最想家,这话不假。这不,很多人刚才还在开心吃着热气腾腾的年夜饭,转眼就在看春晚的时候偷偷抹眼泪,这也包括了我。不过这份想家的忧伤还来不及全部展开,我就听见班长唤我:“张继辉。”我立即起身站好:“到。”班长示意我走到他身边:“连队安排今天晚上每个班长带一名新兵站岗,你跟我来,记得穿暖和一点。”没想到当兵第一次站岗就在除夕夜,我激动得不止点头。

回到宿舍,戴好军帽、穿上军大衣、扎好外腰带,我就紧紧跟着班长来到了哨位。班长叫我跨立站好,又帮我整理了军容,告诉我:“一家不圆万家圆,站岗放哨是军人的天职,是为了守护全国人民的幸福生活。今天晚上每一岗站一小时,过会儿连队干部会来查岗,班长直守我学得快。”

整个假期,连队安排了不少文体活动,虽然很充实,但依然无法阻挡我对父母、对家乡的思念,我抽空写了一封长信,和父母分享在部队度过的第一个春节,等到第一张穿军装的照片洗出来,一起寄给远在故乡的父母。

A08

